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 第十三回 文翠瓊私定終身 刁國舅求借佳偶

詞曰：論貴人，是君王，乘鳳輦，坐龍牀，九州四海由他掌。八年治水勞神力，七載桑林祈禱忙。凶荒水旱勞心上，倒不如終南羽士，無得喪，榮辱俱忘。

右調（耍孩兒）

話說那雲老夫人見女兒避去了，心中苦楚，在沒處出氣，見刁虎來了，一把扯住，罵道：「小畜生，我同你面聖去！」刁虎跪下磕頭，如搗蒜一般，口中不住哀求道：「望岳母大人息怒，令愛已是我家的人了。只是小婿昨晚得罪，今日特備兩件菲禮前來謝罪。」遂叫家人搬上禮物來。只見千兩黃金、□端細緞、四套衣服，又是無限果品食物、果酒羔羊。夫人暗笑道：「這畜生折了本了，人又沒有搶了去，倒花了多少錢鈔。」便問道：「我的女兒如今在那裡？」刁虎不敢說是又被別人搶了去，只得含糊答道：「在小婿莊上，好好的呢。」夫人也不頂真，便道：「我也要接回來看看老身呢。」刁虎硬著嘴應道：「是。」夫人方才假意放手道：「且看我女兒面上如何，再同你講。」雲文遂扶起刁虎，到書房坐下談心。刁虎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是那裡說起，真真晦氣！晦氣！今日雖然瞞過一則，久後老夫人要看，怎麼處？」雲文道：「那就要現相了。」刁虎道：「且回去訪拿強盜，便有著落了。」遂打轎進城，到刑部大堂張賓那裡，說了備細，要了火牌、令箭，又到順天府，要了快手兵丁，四下裡畫影圖形，尋訪蹤跡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雁公子當日改換了青衣小帽，藏好了弓箭，腰間掛了劍，打扮做家將的模樣，備現成了馬，乘雲文不在家，到後堂拜辭雲老夫人道：「小姪一向多蒙照應，今日要進城到文老伯那裡探探家母的消息，特來拜辭。」說罷，推金山、倒玉柱，朝上就拜，雲老太太忙忙拉住道：「賢侄，你去城中須要小心，無事還來悄悄的看看老身。小女也去了，你今又去了，雲文又不孝，叫我好苦！」說畢大哭起來。雁公子看此光景，不由得一陣心酸，二目中不禁滔滔流下虎淚來，口稱：「伯母不要憂愁，小姪自然要來的。」說畢起身。夫人忙取出五□兩銀子送與雁羽道：「倘有風聲不好，你就將這銀子做路費，遠走高飛去罷。」雁公子再三不受，謙讓一番說道：「多謝伯母。」方才收了。雁公子原是生就的英雄氣概，硬著心腸說道：「小姪就此去了。」二人哽咽流淚。夫人送至中門，雁公子拭淚悄悄上馬出莊門去了，夫人流淚而回。暫且不表。

單言雁公子恐人看見，上馬加鞭，趕過了太平莊的地界，然後緩緩的進城。不敢走大街，轉小巷，曲曲彎彎到了文府，叫道：「門上有人麼？」門公道：「是那個？」公子道：「煩你通報一聲，說是落賢莊來的。」門公急忙通報過，引公子到了書房。見了文正，說了備細。文正吃了一驚道：「自從雲太師去後，令堂養著軟禁在刑部衙中，老夫去看過兩次，令堂知你在雲府，倒已罷了。忽然昨日在順天府衙中，見刁虎遞報呈，說太平莊、落賢莊二處被盜，老夫吃了一驚。今日正欲到雲府探望一番，因不見學生雲文來報，只道無甚事，也就罷了，誰知這畜生弄出這些事來。罷了！只是外邊風聲甚緊，四路訪拿，畫影圖形，□分利害，如若是你，罪上加罪了。你如今既到我家，只躲在書房，不要出去，就叫你做雙飛，連雁字兒也不要說出來，便說是遠方來的親眷便了。」公子答應。當日文老爺瞞了家中大小，只叫雁公子做雙相公，在書房宿歇，只有夫人、小姐曉得，餘皆不知。

次日，文正又到刑部內班房，會了雁夫人，悄悄將雁公子如何闖了太平莊、如何裝了強盜、如何救了雲素暉的話，一一細說了一遍。夫人聽了，吃了一驚，暗急道：「這冤家現在犯罪隱藏，還如此惹禍，倘若被刁賊拿住，連我都是死了。」遂向文正道：「多蒙文伯伯留他，只是他在京住不得了，等外面風聲略寬些，就叫他遠走高飛去罷。」文正答應辭回，將上項事向雁羽說了一遍。雁公子會了意，遂自在文翰林家悄悄住下了。正是：魚潛大水埋蹤影，鳥入深林隱羽毛。

話說雁公子住在文府書房歇宿，那書房緊對文翠瓊小姐的後樓。這文小姐也是一位有才貌的千金，識見過人，與眾不同。日間做些針線，天天晚上溫習詩書，吟詩作賦，過目不忘。那四書五經、六韜三略無所不知，更兼琴棋書畫無不精通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又早六月炎天。這雁公子是個武將之才，性情暴躁，自到文府，每日坐在書房，又不能出門，心中煩悶。那日天氣暑熱，在書房睡不著，他便端條藤凳，在天井內乘涼，在芭蕉樹下，舞了一會劍。睏了就睡在芭蕉樹下。也是天緣湊巧，赤繩係定，那日文小姐也因天暑，無心刺繡，開了樓窗，乘涼玩月，憑空而望。只見天空雲淨，暑退風清，□分爽快。忽聞接下天井內鼻息之聲，回頭一看，只見芭蕉樹下、月光之中，睡著一隻弔額金睛斑斕猛虎。翠瓊小姐吃了一驚。正是：白虎星光現，赤繩繫足成。

那文小姐仔細一看，只見那張藤凳上睡著一位少年書生，面如滿月，兩耳垂肩，真是非凡之品。心中暗想道：「此必是雁公子乘涼睡著了。方才見他白虎現形，後來必是一員大將，必有大富大貴，只不知他內才何如，不免待我試試他看。」遂取石子往下一拋，一聲響，將他驚醒，自己取本詩依窗而誦。這雁公子驚醒，坐起身來，正在揉目伸腰之際，忽聽得耳畔書聲朗朗，抬頭一看，只見一位千嬌百媚的一位佳人，手捧詩書，倚窗吟哦，頗類文君之風。聽他念了一遍，又自言自語歎道：「天下的凡夫甚多，全才甚少。也有能文而不能武的，更有能武而不能文的，像這月色橫空，能舞劍吟詩便妙了。」雁公子聽了這番言語，心自想道：「這分明是笑我只會舞劍，不會做詩的話，也罷，待我吟一首詩與他聽聽，也見我能文能武。」使抬頭向那一鉤新月道：「如此好月，不可無詩，不免高吟一絕，以贈知音便了。」遂向那一輪新月朗吟道：

是誰紅指甲，畫就碧天痕。

影落長江裡，魚龍不敢吞。

雁羽吟罷，文小姐吃了一驚道：「看他才情敏妙、口氣高強，必非凡品。」遂步下樓來道：「適聆妙句，令人拜服，誠不亞子建之才，可敬可敬。」雁公子忙道：「珠玉在前，未免造次，還求小姐改正為是。」小姐道：「久聞雁兄蟻居舍下，不知有如此大才，一向失敬，尚望海涵，只是方才冒瀆了。」雁公子見文小姐言來語去，甚是多情，然而□分莊重，尚不失千金體態，倍加欽慕，便道：「小生粗鄙，深蒙小姐錯愛，但不知可能長聚否？」說罷，淒然淚下。小姐沉吟半晌不語：「看此人尚且誠篤，迥非輕薄者流。」轉想到終身之事：「佳人配才子，自古宜然，豈可當面錯過？」遂含羞答道：「寸心千里，只要得遇知音，何愁聚散！」公子見說話有因，心中會意，便身邊解下白玉連環，雙手遞與小姐道：「但願如此玉堅貞，請小姐終身佩服，千金一諾，永矢弗諼！」文小姐含羞收下道：「願君早乾功名，以完終身大事。」遂轉身進樓去了。二人真是美玉無瑕，惟天可表。

自此二人定下終身，暫且慢表。

再言刁虎自失了雲小姐，□分氣悶，道：「再也沒有這樣標緻的女子了。」那日進城，同張英、包成二人到順天府催拿強盜，會了話，三人到御園後面看荷花，打從文翰林後樓經過。無巧不成詞，也合當有事，那日文小姐在後樓開窗乘涼閒坐，恰恰刁虎等一行人騎了馬從牆外經過，刁虎也沒有留意，打馬過去了，不防包成在後，騎在馬上，見那一帶粉牆掩映、綠樹濃蔭，便贊道：「是誰家的房子？好一座院落呀！」贊不絕口。猛抬頭，見樓窗邊文小姐乘涼，他便仔細一看，道：「好位姑娘！真是天姿國色，與雲小姐不相上下。」遂縱馬趕上刁虎馬前：「二爺，你一向謂再沒有比雲小姐標緻些的女子了，你回頭看看這樓上的女子如何。」刁虎道：「在那裡？」包成用手指道：「那綠柳蔭中、紅樓窗內，不是一位美人麼？」刁虎在馬上回頭一看，道：「果然好！比我那雲小姐也差不多呢！」只顧呆著。不防文小姐回頭，見牆外有人窺視，忙一閃進去了。這刁虎道：「好個親親，怎麼不見了，就躲進去了，可惜！可惜！」包成道：「二爺你好呆呀，望也無益，如若愛他，就想辦法弄他家去，有何難處？」刁虎道：「不知這是那家女子？姓甚麼？訪真了再講。」

一行人說說笑笑，到御花園看過荷花，依舊回來，打原路徑而回。刁虎在馬上問包成道：「老包，你代我去訪訪來，看是甚麼人家，我們緩緩的等你。」包成答應，縱馬前去。去了半日，回來笑道：「容易，容易，明日叫徐令叔做媒。」刁虎道：「怎麼容易？」包成道：「你道是誰？原來是那文翰林的女兒。」刁虎道：「莫非是真儒麼？」包成道：「正是他。」張英道：「如此說未，容易，容易，明日定叫我家叔叔做媒，選用文正不肯麼？」刁虎道：「家父已知定了雲家這頭親事，卻不知我弄出這些事來，好說甚麼又定親事？那時連令叔也難說。」包成道：「如此說，更容易了。明日叫雲文在千歲那裡報聲雲小姐病故就是了。」張英道：「也不消雲文，隨便叫個人假報一聲便了。」三人商議已定。

回到太平莊，刁虎先叫人在父親那裡說聲假信，然後自己打轎，同張英帶了禮物，到刑部衙中。張賓接住，道衙內見禮已畢，茶過三巡，張賓道：「舍姪在府，一向多蒙照應，尚未來奉候。」刁虎道：「豈敢。令姪在舍，多有怠慢，望老伯大人見恕。」張其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二人敘了些閒話，刁虎不好啟口，張英在旁道：「刁世兄此來，非為別事，只因他有一頭條事，要求叔叔作伐，故而同姪兒來稟。」張賓道：「這有何難，但不知是那位府上的千金？」

張英道：「就是向日來看雁翎家眷的文翰林。」張賓道：「可是那文正？」張英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張賓道：「容易，容易，我今日去會會令尊，明日便到文府代世兄作伐便了。」刁虎稱謝。當下辭去，張賓相送而別。正是：無端俗子思才女，又起干戈不太平。

話說刁虎托過張賓，辭出內堂，同張英回去，到在靜候佳音不表。再言強賓次日朝回無事，思想：「受了刁虎之托，必須代地做成才好。」遂打道先到侯府，會了刁國舅。

言道：「今有一門好親，特來代令郎作伐。」刁國舅問了備細，道：「如此拜托。」張賓辭出，遂打道望文府而來。不一時刻了，門公即忙通報道：「刑部張大老爺到了。」文翰林正與公子閒話，聞得此言，吃了一驚道：「此人莫非有甚麼風聲？」慌在一處。正是：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必多後事與前因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